

永远的绿叶

□李林栋

说李硕儒是一片永远的绿叶，大意是谓：未及而立，他便不由自主地从京城某报社漂泊至内蒙古乌兰布和大沙漠边缘；未及不惑，他又开始在京城“为他人做嫁衣裳”，同时用一支青笔书写自己的文学画图；年近花甲他又到大洋彼岸的旧金山，虽环妻绕子阖家团聚，却又时时自问“是落叶生根还是叶落归根”——没有答案，只有那曲“绿叶对根的情意”缠绵缱绻，日夜低回……

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李硕儒一卷又一卷的大作、一篇又一篇的佳作中找到答案。但这不是文字的答案，而是人生的答案。

哪一个渴求完美人生的青年不希望有一个如意的开局？但“文革”前夕，他却因“有浓厚的资产阶级名利观点”等“被列入了批判帮助的对象”，先是被派往京郊工作“锻炼改造”，后来索性又因“工作需要”被发配至内蒙古。从“天之骄子”坠入沙漠，青年李硕儒失落过、彷徨过，甚至哭泣过，但文学的青春之梦，在每一个痛苦的夜晚，从来也没有从他的脑海里消失过。早在京郊当“四清”工作队员那几个月中，“我写脚本，方成制作幻灯片，竟合作完成了两部幻灯片、一个独幕剧、五六部评书相声段子”（见《荒原晓月》）。及至被调入巴彦高勒盟晋剧团做编剧以后，他很快便“改编并执导了《收租院》，移植导演了晋剧《智取威虎山》和《奇袭白虎团》”，甚至“不光写、导，人手不够时还上台充数，演《智》剧中的一个‘金刚’，演《奇》剧中的美国顾问”。后来，他又被调往《巴彦淖尔报》任文艺版主编，也常外出采访，一篇篇通讯与报道往来报社。同时，由报社一位副总编辑穿针引线，他还收获了如期而至的一份甜蜜爱情……这时候，乌兰布和大沙漠早已从“地狱”变幻

了一番新景，“惟见一个个如山如崖的巨大浪闪着红色的光、紫色的光、黛色的光，气吞山河头舞角动地朝我们扑来……”青年李硕儒不由得感叹：“没想到沙漠竟会这么丰富、这么富于色彩！”其实，大千世界，色由心生。也许正如歌德所言：“灰色的理论到处都有。我的朋友，只有生活的绿树四季常青，郁郁葱葱。”1978年，北京的春风吹遍四野，这一年秋天，已近不惑之年的李硕儒重回故里，被借调中国青年出版社试用工作。虽属“借调”与“试用”，但这片“永远的绿叶”却十分欣喜，“那陶醉、那吟味，甚至每个毛孔都感到一种快意的舒张”（见《春残秋清》）。很快地，这片“绿叶”便投入到“扶持红花”的大量工作中，并先后责编了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叶辛的《蹉跎岁月》、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白桦的《妈妈呀，妈妈》、王朝柱的《李大钊》等等。如今，这些作品都已经在当代文学史上各安其位了，可谁又记得李硕儒这片“绿叶”当年曾为之所起的光合作用？以《第二次握手》为例，当初出版社“选题”所有的，只是搜集来的众多手抄本，可其作者张扬是谁？张扬在哪里？谁也不知道。为了寻找张扬，这“功夫在编外”的重担就落在李硕儒和他的同事肩上。可谁又能想到，这完全是一场“特殊战斗”。“寻找”发现，姚文元曾对张扬有过确凿的批示：“着公安部门立即收缴手抄

本《第二次握手》，作者很可能是坏人，审查他的背景……”而张扬本人，虽年仅25岁，当时却已经在监狱里被关押4年且尚未脱“罪”。情况是如此复杂而沉重，但李硕儒及其领导和同事们没有气馁，他们又依靠中青社的共青团背景，为张扬和《第二次握手》向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请命，未料，不出一个星期，胡即发来批文，大意谓：若果如你们所说，此事应该认真追查。一个年轻人写了一部好作品应该鼓励，何罪之有……应抓紧出版……有了这柄“尚方宝剑”，社里“于是决定由我去湖南交涉。正值盛年的我接到这一使命后真可说热血沸腾，恨不得马上飞抵长沙”。后来，虽“抢救”张扬出狱成功，但其病情依旧，“这个审读梳理所有（七八种）手抄本，之后取舍联缀，形成一部完整长篇小说初稿的任务就落在我头上”。一直到张扬的身体日渐好转，“这时，我的初稿工作已整理告罄，于是交张扬最后修改补充创作完成定稿”。再后来，《第二次握手》的出版引起极大轰动，头版170多万册仍供不应求。又两年后统计，全国各地印刷发行此书总计有1700万册之多。而作为“绿叶”的李硕儒，在此期间，不仅对张扬这朵“红花”百般呵护，甚至还成功地为他做了一回“月老”……历史无言，有青天为证。值得欣慰的是，在甘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同时，李硕儒不但早已转正不再是“借调”与“试用”之身，而且，

1984年，当中青社甫一创办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时，他即被任命为《小说》副主编兼社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工作之余，他不但创作出版了文学作品集《红磨坊之夜》等，还与王朝柱、彭名燕“三人合作，一人一稿”，共同创作了以孙中山和李大钊为主人公的8集电视连续剧《巨人的握手》，且半年拍竣，并荣获当年电视“金鹰奖”二等奖。

李硕儒的爱妻携一双儿女早已远赴美国定居。他之所以迟延未去，除了办签证等一些技术原因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对故都北京那份难以割舍的爱。在他离别北京之前，他说，“至于去美国能做什么，实在不敢想也不敢说。说到底，不过是告老还乡而已——因为我的太太孩子在旧金山。可惜，我的家在旧金山，故乡又在北京，就怕误认他乡为故乡……”

这最后一句“就怕误认他乡为故乡”，实为即将走出国门的硕儒自己给自己上的“最后一课”。从此后，“绿叶对根的情意”那支名曲便在大洋彼岸袅袅升起，日夜低回……

一夜不安稳，不知是梦是醒……依稀是礼士胡同的旧宅。玻璃窗下，母亲花白的头发正忽高忽低缓缓颤动……

斜阳落何处？大洋的那边。那边是何处？我的故乡故都。不过此时的故都不是黄昏，她是翌日的清晨……父亲在庭院里养的花木总是送来一天的蓬勃……神思邈邈，思乡的魂已经不觉走进北京的家。（见《东去西来》）

去国经年，李硕儒从未“误认他乡为故乡”，他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祖国，先后创作出版了散文随笔集多种，担任创作并在央视播出了42集历史连续剧《大风歌》。这些成就可以看出李硕儒这片“永远的绿叶”愈老弥鲜，青春永驻。

春节琐记

□红孩

3月初，我和几位朋友一起讨论关于春节的有关话题。随着话题的深入，我的眼前仿佛又回到了历年春节的画面。那画面美好吗？那画面凄然吗？那画面充满希望吗？我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

一个朋友说道：这个春节他阔别20年的叔叔从遥远的青海回到他们家。20年前，叔叔因为跟人打架而被劳改。出来后他没脸再见自己的家人，发誓自己非混出个人样才肯回来见母亲。如今，老母已经84岁，按民间的说法，她是到了坎儿上了。如果这一年平安过去了，再以后老太太有可能活到90岁甚至是100岁。但问题是，在73岁那年，老太太在那个坎儿上曾经得过脑血栓。那时，她的小儿子还在监狱服刑。五年前，叔叔服刑期满被释放，他只和他的大哥见过一面，意思是自己暂时和母亲先不见面了。他不愿让母亲看到自己艰难落魄的样子。母亲知道后，便埋怨大儿子，说你怎么就不留住三儿呢？他混得再不好也不还是我儿子吗？你跟他说，当妈的不嫌弃他。今年春节前，大哥给远在青海打工的弟弟打电话说，今年务必回来啊，老妈今年84岁，说不定会遇到什么事。你回来了，老人家一高兴，倒霉的事就会被冲掉。腊月二十八那天傍晚，叔叔约好在奶奶面前时，一下跪在母亲面前，抱着老人的双腿竟然像孩子一样号啕大哭。奶奶一面用手捶打儿子的肩膀一面哭骂：没良心的，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呢！妈都80多了，真以为到死都不会看到我的小三了。叔叔用这几年在青海淘金挣来的钱，给奶奶买了一枚金戒指。不料竟然被奶奶扔到了地上，她说，她不要戒指，她只想看到她的三儿子好好地活着。

另一个朋友说：今年这个春节，她是以一个老妈的身份走进崭新的家庭。丈夫上有70多岁的老人，下有一个弱智的儿子。而她自己，则是一个离过婚又再婚的女人。她喜欢这个男人，她在电视上看到对这个男人先进事迹的报道。在与男方见面前，母亲对她说，你虽然是离过婚的女人，但你没有孩子，这几年你自己靠做服装生意挣了不少钱，你如果到了那个男人家，非但帮不了你什么忙，你还得把自己的积蓄往里搭，这不明摆着往火坑里跳吗？朋友回答，这年头嫁一个有钱的人容易，但要找一个对老人好对孩子负责的男人难。她找这个男人，看中的就是他的德行。春节期间，她同家里人一起剪窗花、贴春联、包饺子、串亲戚，特别是听到弱智的儿子第一次喊她妈妈时，她感到这是她作为一个女人最幸福的一天。

另一件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正月十五那天，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晚上9点多钟，我悄然退席。在饭店门口的公交车站，我和两个年轻的姑娘一同等公交车。大约三四分钟过去，一辆公交车都没有过来。远处，有几个放鞭炮的小孩在拿着烟火互相追逐嬉戏。

忽然，从斜路上飞过一个火球，瞬间将我胸前的羽绒服烧焦了。我赶忙用手拍打，火虽然没着起来，但还是把羽绒服烧出了核桃大小的一块白，而且在袖口处留下两个小洞。我顺着火势袭来的方向望去，只见路边有一对夫妻在放“闪光雷”。我当即喝道：“谁让你们在这放炮的，看，把我的衣服都烧着了！”我的话并没有引起小夫妻的注意，他们仍旧肆无忌惮地放着。见状，我几步窜过去，站到小伙子面前大声说：“别放了，看看，把我的衣服都烧坏了！”小伙子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倒是身旁的女人搭了腔：“我没看见烧着你啊，烧你哪儿了？”我一听女人说话的口气便很生气，指着我的羽绒服说：“你看清楚了，两处，你闻闻，还有烧焦的味道呢！”“你说是我们放的炮把你衣服烧焦了，谁能证明呢？”我连忙回头向车站找刚才一起等车的两个姑娘，哪想她们已然乘刚来的车走了。我感到很尴尬，只得说：“不用找人证明，这附近就你们俩放炮，别的人离这儿远，根本崩不到这里。”“这就有意思了，没人证明，我不能负责。”“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我问你，政府有规定，不允许在车站、公路、高压线下放鞭炮你知道不知道？”“知道怎么啦，又不是我一个人放。你看看，都在放呢！”“你要这么说，我还真跟你较这个真儿了，我马上拨110。”我们的激烈争论，一旁的小伙子一句也没搭腔，依旧放他的花炮。这时，我们的周围已经围满了人，更多的是附近小区里的人。见我真的拨了110，有人便站出来说话了：“哥们儿，差不多就行啦，大过年的。让他们赔你俩钱吧。”我说：“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你看这两口子的态度。我今天非等警察来把他们拘了不可，看他们还敢嘴硬！”

或许那天晚上报警的特别多，大约等了5分钟也没见警察过来。于是，我又拨了一通110。正当我与值班警察通话时，从人群中突然闯进一个60岁左右的妇女，她一下抓住我打电话的手说：“您别打了，我给您赔不是，都是我的错！”我关闭了手机，一脸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如我母亲一样年龄的妇女。见我如此，妇女对我说：“同志，真对不起，放炮的是我儿子，他是个聋哑人。本来今年不让他出来放的，可是他姐姐非要拉他出来放，结果把您的衣服烧了。真对不起，赔多少钱我出。”看老人一脸真诚的样子，我的气消了一半，指着她女儿说：“您儿子我可以原谅，可您女儿太过分，明明是您儿子放炮把我衣服烧了，她硬是不承认，还跟我争辩。”这时，围观的人冲着老太太的女儿喊：“快给人家道歉，要不警察来了，就不好办了。”到底是群众的力量大，老太太的女儿态度瞬间变柔了：“大哥，真对不起。平常我弟弟经常遭别人欺负，我是真的有点忍不下去。刚才，我还以为你又在嘲笑我们，真对不起！”

说话间，警车到了。警察问谁报的警，我说是我。警察问放花炮的人呢，我看了这家人一眼，又将目光投向远方，说：“刚才还在呢，或许趁着人多跑了。”警察一脸不高兴地说：“开什么玩笑，以后注意点。”

看着警车呼啸着开走了，几个围观的人说，哥们儿够意思。老太太则从兜里拿出几百块钱一边往我手里塞一边说：“您真是个好人啊！警察要真把我儿子带走，我这年可没法过了。”老太太的话让我觉得很感动也很温暖，到底是当母亲的。我赔着笑脸说：“您才是真正的好人。如果有可能，明年正月十五我还从这里路过。”

雁荡散章

□申林

大自然像在嘲笑我们，长期关在空调房里，心干，眼干。来到雁荡，雨水不停地洒下，沙沙的声音像蚕食桑叶，也仿佛在吟唱着春蚕到死丝方尽，更像织布的农女在穿梭着日子，诉说岁月的艰辛和美好。放下羁绊和烦累，去采风采雨吧，让心慢慢被雨水花瓣般泡开，享受自由与开放。时光会在目光的满足中伴着溪流恣意流淌。身心在自然里放纵，想我所想，思我所思，没有尘世的囚禁，与花，与树，与山，与水交流。停下来——哪怕只有雨水相伴，都是对自己最好的奖赏。

雨中的雁荡，最风情的是山上的云，浅灰色，缭绕着山的颈子，像山与人之间的信使。无意去听导游的讲解，却被悠闲低调的云引领着，像面对一卦茶的淑女，奉上自然的气息，再抚琴赋曲，呈上宁静的旋律。一份闲适，两份清淡，三份书香，四份距离，尽在舒展中。云走着我走着，时光慢慢就像云一样散淡地飘泊，慢慢走近云与山的密语，冥冥中听到山里的一个回响：上帝不会失意于把心放在云上的尘民……有思想的人心里是有云的，有云的思想是仰视的，总能追寻到山的高度和阳光的能量。而只有山里的云，才是丰富而多情的，城市里的云，因被世间的烦琐欲望和残酷现实熏染，已经无梦了。

喜欢与山对话、对语。山有硬朗的体魄和博大的心。山有陈旧古老却经看磨的色彩。坚硬与沧桑同在，便会想起人生的两种境界。会痛而不言，会笑而不语。痛而不言，是山的一种智慧和韧性，更是一种禅定和觉悟。每座山都有不同的历练和故事，都有不同的传奇和来历，时光的累累伤痕正是山最美的丰饶，山的爆发与沦陷都是生命赐予大地的美好礼物。让痛随风默默而逝吧，不用消泄与张扬，那是最好的遗忘和安放，是最好的自我保护和蓄养。笑而不语，是山的豁达与坚定，它把内心的激烈和澎湃、风雨的摧残和季节的打磨，化为一抹山花凋谢后的微笑，难得糊涂任人评说。这是面对压力、误解、矛盾和突变最从容的气度和力量。而雁荡的山，除此之外，更有一份儿女之情。雁荡群山，不高不艳，蜿蜒连绵。走在山间，总能看到山与山或是促膝而谈，或是脉脉对望，或是举案齐眉，情味很浓，烟火味很重。像一部千年留下的和谐的家庭诗经。

每次看到瀑布，都有不同的感觉。一场新雨后，大龙湫的瀑布会格外多情，宛若蛟龙出海，敞开胸襟，飞流直下，飘香漫玉。艺术家们像瀑布一样雀跃流动，各种取景的姿态万方。总觉得瀑布纵身跃下的场景非常揪心。向着低处跳下来，那该是怎样的决绝？而汇入江海的洪流，又该是怎样的永恒？我仰视高处白浪的跳跃，更珍惜低处浅水的回归。那都是诗啊，都鲜活在生活这个最平凡的情人眼里。那首诗，仿佛是天赐的一幕人间悲喜剧，仿佛是带领心灵蹦极的一场盛典。所有的一切，都将在时光中被平凡注解，最终归隐于岁月的江海。

喜欢和不同门类的艺术家一起采风。于是，便多了许多双不同的观望世界和内心的眼睛。在瀑布之外，踩着凌乱的石子和泥泞，沿着一个山坡往下走，我看到童话里的瀑布。几棵仿佛在瀑布的回归掩护的高树，用红、黄、绿的三色，层层交叠，为瀑布建造着天然的帷幕，搭建起多彩的舞台。互不抢眼，不争鸣，不为造神更不在意做神。或许，他们也在用色彩为瀑布的天籁谱曲。或许也用色彩的层次思考这场白色动感的诗情画意。或许，他们就是彼此欣赏和懂得的朋友。而所有的一切，所有的灵魂和阳光，在没有四壁和遮拦的剧场，直接面对清风疏影，苍天大地。多么轻松和自由！

即将离开雁荡的时刻，蓦然回眸，几棵不知名的树上，红叶、黄叶、枯叶在树枝这架朴素的合唱台上弹奏，风痒痒地伴唱，如此自然地交融一起，像是祖孙三代同堂与高朋满座的自得其乐。我看心得心动，相机不停地拍摄。交叠的色彩，闪着鳞片的光彩，掀起深处的空灵。是的，每个人心中，都藏着鲜红和涩黄，这就是心灵的自然色啊——就在不舍之间，枯叶“啪”一声落地。像是把借来的时光还给大地，如此自在自然，仿佛去寻找根的归宿。又仿佛早成了生命的赢家，就在枝头，那最红最美的惬意的一片，是她再次租借的生命。



原
王
年
刊头题字·臧克家
第162期

胡家窑的核桃树

□杨康

它就那样站着，在黄土地上举起绿色的火把。父亲就那样坐在窑洞外的院落里望着它核掉下来，父亲落泪父亲常和我提起核桃树提起在胡家窑的一颗核桃树

提起树叶的绿，和土地的黄十九岁的夏天。我在那棵树下坐了很久，树上并没有长出核桃父亲手指着对面的山沟说那就是他干活的地方

我看见浩瀚的黄土，那种黄和父亲患上甲肝时的皮肤一样父亲咳了一下，黄土开始松散他浑身的骨头也有些松散

得知我高考落榜的消息父亲的脑子里猛然黑了一下那个夏天，一颗核桃树渐渐失去绿色的光芒。直到第二年树冠才又绿了起来，又把绿色的火把重新举过头顶

一只鸟的鸣唱(外二首)
□胡松夏

从枝头开始没有风的午后将隐藏整个漫长冬日的嘹亮注入阳光守候河之畔释读一种漫山遍野的生长或者绽放清脆穿越河流与山林抵达血液之前与晚霞携手以锋利无比的飞翔点燃陡峭的山石春天，以一种柔美的速度开始接纳和包容

杏花绽放在春天之外谷雨之后春天依然沿着季节行走在一首诗的边缘几滴晶莹的雨打湿坚硬的山石翻越一千二百九十米的海拔在山的顶端俯瞰承载岁月的群山追寻鹰群的滑翔俯冲之后所有的痕迹被风抚平目光所及之处一枝杏花，绽放在春天之外

终于，所有的隔阂消逝在俗世之外超越速度春天来临之前山村所有的木雕窗格开始提前绽放清新的暖意我惊叹山林与血脉的距离被一张纸绽放成花的速度拉近等待春天走过长夜在百年老屋的枕上回忆剪刀与锋利以一匹马的速度超越时光在坚硬的行程上镌刻生命与火在速度与高度的峰巅倾听奔腾的春天